

卷三十一 书

与韩愈论史官书

正月二十一日，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：获书言史事，云具《与刘秀才书》，及今乃见书稿，私心甚不喜，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。

若书中言，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，安有探宰相意，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？若果尔，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，而冒居馆下，近密地，食奉养，役使掌固，利纸笔为私书，取以供子弟费？古之志于道者，不若是。

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，避不肯就，尤非也。史以名为褒贬，犹且恐惧不敢为；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，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，其宜恐惧尤大也。则又扬扬入台府，美食安坐，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？在御史犹尔，设使退之为宰相，生杀出入，升黜天下士，其敌益众。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，美食安坐，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耶？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、利其禄者也！

又言“不有人祸，则有天刑”。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，



然亦甚惑。凡居其位，思直其道。道苟直，虽死不可回也；如回之，莫若亟去其位。孔子之困于鲁、卫、陈、宋、蔡、齐、楚者，其时暗，诸侯不能行也。其不遇而死，不以作《春秋》故也。当其时，虽不作《春秋》，孔子犹不遇而死也。若周公、史佚，虽纪言书事，犹遇且显也。又不得以《春秋》为孔子累。范晔悖乱，虽不为史，其宗族亦赤。司马迁触天子喜怒。班固不检下。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，皆非中道。左丘明以疾盲，出于不幸。子夏不为史亦盲，不可以是为戒。其餘皆不出此。是退之宜守中道，不忘其直，无以他事自恐。退之之恐，惟在不直、不得中道，刑祸非所恐也。

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诚如此者。今退之曰：我一人也，何能明？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，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，人人皆曰我一人，则卒谁能纪传之耶？如退之但以所闻知，孜孜不敢怠，同职者、后来继今者，亦各以所闻知，孜孜不敢怠，则庶几不坠，使卒有明也。不然，徒信人口语，每每异辞，日以滋久，则所云“磊磊轩天地”者，决必沈没，且乱杂无可考，非有志者所忍恣也。果有志，岂当待人督责迫蹙，然后为官守耶？

又凡鬼神事，眇茫荒惑无可准，明者所不道。退之之智，而犹惧于此。今学如退之，辞如退之，好议论如退之，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，犹所云若是，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眎乎？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，而又不果，甚可痛哉！退之宜更思，可为速为；果卒以为恐惧不敢，则一日可引去，又何以云“行且谋”也？今人当为而不为，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，此大惑已。不勉己而欲勉人，难矣哉！



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

退之馆下：前者书进退之力史事，奉答诚中吾病，若疑不得实未即籍者，诸皆是也。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见遇。窃自冠好游边上，问故老卒吏，得段太尉事最详。今所趋走州刺史崔公，时赐言事，又具得太尉实迹，参校备具。太尉大节，古固无有。然人以为偶一奋，遂名无穷，今大不然。太尉自有难在军中，其处心未尝亏侧，其莅事无一不可纪，会在下名未达，以故不闻，非直以一时取笏为谅也。

太史迁死，退之复以史道在职，宜不苟过日时。昔与退之期为史，志甚壮，今孤囚废锢，连遭瘴疠羸顿，朝夕就死，无能为也。第不能竟其业。若太尉者，宜使勿坠。太史迁言荆轲征夏无且，言大将军征苏建，言留侯征画容貌。今孤囚贱辱，虽不及无且、建等，然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。《春秋传》所谓传信传著，虽孔子亦犹是也。窃自以为信且著。其逸事有状。

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

见与董生论《周易》九六义，取老而变，以为毕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说，异孔颖达疏，而以为新奇。彼毕子、董子，何肤末于学而遽云云也？都不知一行僧承韩氏、孔氏说，而果以为新奇，不亦可笑矣哉！

韩氏注“《乾》之策二百一十有六”，曰“《乾》一爻三十有六策”，则是取其过揲四分而九也。“《坤》之策一百四



十有四”，曰“《坤》一爻二十四策”，则是取其过揲四分而六也。孔颖达等作《正义》，论云：九六有二义，其一者曰“阳得兼阴，阴不得兼阳”；其二者曰“老阳数九，老阴数六”。二者皆变用，《周易》以变者占。郑玄注《易》，亦称以变者占，故云九六也。所以老阳九、老阴六者，九过揲得老阳，六过揲得老阴。此具在《正义乾篇》中。周简子之说亦若此，而又详备。何毕子、董子之不视其书，而妄以口承之也？君子之学，将有以异也，必先究穷其书，究穷而不得焉，乃可以立而正也。今二子尚未能读韩氏注、孔氏《正义》，是见其道听途说者，又何能知所谓《易》者哉！足下取二家言观之，则见毕子、董子肤末于学而遽云云也。

足下所为书，非元凯兼三《易》者则诺。若曰孰与颖达著，则此说乃颖达说也，非一行僧、毕子、董子能有异者也。无乃即其谬而承之者欤？观足下出入筮数，考校《左氏》，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《易》之悉者也。然务先穷昔人书，有不可者而后革之，则大善。谨之勿遽。宗元白。

答刘禹锡天论书

宗元白：发书得《天论》三篇，以仆所为《天说》为未究，欲毕其言。始得之，大喜，谓有以开吾志虑。及详读五六日，求其所以异吾说，卒不可得。其归要曰“非天预乎人也”，凡子之论，乃吾《天说》传疏耳，无异道焉。谆谆佐吾言，而曰有以异，不识何以为异也。

子之所以为异者，岂不以赞天之能生植也欤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，不待赞而显。且子以天之生植也，为天耶？为人耶？抑自生而植乎？若以为为人，则吾愈不识也。若果以为



自生而植，则彼自生而植耳，何以异夫果蓏之自为果蓏，痈痔之自为痈痔，草木之自为草木耶？是非为虫谋明矣，犹天之不谋乎人也。彼不我谋，而我何为务胜之耶？子所谓交胜者，若天恒为恶，人恒为善，人胜天，则善者行。是又过德乎人，过罪乎天也。又曰“天之能者生植也，人之能者法制也”，是判天与人为四而言之者也。余则曰：生植与灾荒，皆天也；法制与悖乱，皆人也，二之而已。其事各行不相预，而凶丰理乱出焉，究之矣。凡子之辞，枝叶甚美，而根不直取以遂焉。

又子之喻乎旅者，皆人也，而一曰天胜焉，一曰人胜焉，何哉？苍苍之先者，力胜也；邑郭之先者，智胜也。虞、芮，力穷也；匡、宋，智穷也。是非存亡，皆未见其可以喻乎天者。若子之说，要以乱为天理、理为人理耶？谬矣。若操舟之言人与天者，愚民恒说耳。幽、厉之云为上帝者，无所归怨之辞尔，不足喻乎道。子其熟之，无羨言侈论，以益其枝叶，姑务本之为得，不亦裕乎？独所谓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。宗元白。

答元饶州论春秋书

辱复书，教以《报张生书》及《答衢州书》言《春秋》，此诚世所希闻，兄之学为不负孔氏矣。

往年曾记裴封叔宅，闻兄与裴太常言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一义，常讽习之。又闻韩宣英及亡友吕和叔辈言他义，知《春秋》之道久隐，而近乃出焉。京中于韩安平处，始得《微指》，和叔处始见《集注》，恒愿扫于陆先生之门。及先生为给事中，与宗元入尚书同日，居又与先生同巷，始得执



弟子礼。未及讲讨，会先生病，时闻要论，尝以易教诲见宠。不幸先生疾弥甚，宗元又出邵州，乃大乖谬，不克卒业。复于亡友凌生处，尽得《宗指》、《辩疑》、《集注》等一通，伏而读之。于“纪侯大去其国”。见圣人之道与尧、舜合，不惟文王、周公之志，独取其法耳；于“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”，见圣人立孝经之大端，所以明其分也；于“楚人杀陈夏徵舒，丁亥，楚子入陈，纳公孙宁、仪行父于陈”。见圣人褒贬予夺，惟当之所在，所谓瑕瑜不掩也。反覆甚喜，若吾生前距此数十年，则不得是学矣。今适后之，不为不遇也。

兄书中所陈，皆孔氏大趣，无得逾焉。其言书荀息，贬立卓之意也。顷尝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，不务正义，弃重耳于外而专其宠，孔子同于仇牧、孔父为之辞。

今兄言贬息，大善。息固当贬也，然则《春秋》与仇、孔辞不异，仇、孔亦有贬欤？宗元尝著《非国语》六十余篇，其一篇为息发也，今录以往，可如愚之所谓者乎？《微指》中明“郑人来渝平”，量力而退，告而后绝，固先同后异者也。今检此，前无与郑同之文，后无与郑异之据，独疑此一义，理甚精而事有不合，兄亦当指教焉。往年又闻和叔言兄论楚商臣一义，虽啖、赵、陆氏，皆所未及，请具录，当疏《微指》下以传末学。萧、张前书，亦请见及。至之日，勒为一卷，以垂将来。

宗元始至是州，作《陆先生墓表》，今以奉献，与宣英读之。《春秋》之道，如日月不可赞也，若赞焉，必同于孔、跖优劣之说，故直举其一二，不宣。宗元再拜。



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

四月三日，宗元白化光足下：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，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。其言本儒术，则迂回茫洋，而不知其适；其或切于事，则苛峭刻核，不能从容，卒泥乎大道。甚者好怪而妄言，推天引神，以为灵奇，恍惚若化，而终不可逐。故道不明于天下，而学者之至少也。

吾自得友君子，而后知中庸之门户阶室，渐染砥砺，几乎道真。然而常欲立言垂文，则恐而不敢。今动作悖谬，以为僂于世，身编夷人，名列囚籍。以道之穷也，而施乎事者无日，故乃挽引，强为小书，以志乎中之所得焉。

尝读《国语》，病其文胜而言纮。好诡以反伦，其道舛逆。而学者以其文也，咸嗜悦焉，伏膺呻吟者，至比六经，则溺其文必信其实，是圣人之道翳也。余勇不自制，以当后世之讪怒，辄乃黜其不臧，救世之谬。凡为六十七篇，命之曰《非国语》。既就，累日怏怏然不喜，以道之难明而习俗之不可变也，如其知我者果谁欤？凡今之及道者，果可知也已。后之来者，则吾未之见，其可忽耶？故思欲尽其瑕纇，以别白中正。度成吾书者，非化光而谁？辄令往一通，惟少留视役虑，以卒相之也。

往时致用作《孟子评》，有韦词者告余曰：“吾以致用书示路子，路子曰：‘善则善矣，然昔人为书者，岂若是摭前人耶？’”韦子贤斯言也。余曰：“致用之志以明道也，非以摭《孟子》，盖求诸中而表乎世焉尔。”今余为是书，非左氏尤甚。若二子者，固世之好言者也，而犹出乎是，况不及是者滋众，则余之望乎世也愈狭矣，卒如之何？苟不悖于圣



道，而有以启明者之虑，则用是罪余者，虽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。于化光何如哉？激乎中必厉乎外，想不思而得也。宗元白。

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

濮阳吴君足下：仆之为文久矣，然心少之，不务也，以为是为特博弈之雄耳。故在长安时，不以是取名誉，意欲施之事实，以辅时及物为道。自为罪人，舍恐惧则闲无事，故聊复为之。然而辅时及物之道，不可陈于今，则宜垂于后。言而不文则泥，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！

拘囚以来，无所发明，蒙覆幽独，会足下至，然后有助我之道。一观其文，心朗目舒，炯若深井之下，仰视白日之正中也。足下以超轶如此之才，每以师道命仆，仆滋不敢。每为一书，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，固又非仆之所安处也。若《非国语》之说。仆病之久，尝难言于世俗。今因其闲也而书之，恒恐后世之知言者，用是诟病。狐疑犹豫，伏而不出，累月方示足下。足下乃以为当，仆然后敢自是也。吕道州善言道，亦若吾子之言，意者斯文殆可取乎？夫为一书，务富文采，不顾事实，而益之以诬怪，张之以阔诞，以炳然诱后生，而终之以僻，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。不明而出之，则颠者众矣。仆故为之标表，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。

仆无闻而甚陋，又在黜辱，居泥涂若蟪蛄然，虽鸣其音声，谁为听之？独赖世之知言者为准，其不知言而罪我者，吾不有也。仆又安敢期如汉时列官以立学，故为天下笑耶？是足下之爱我厚，始言之也。前一通如来言以污篋牘，此在明圣人之道，微足下，仆又何眎焉？不悉。宗元顿首。



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

宗元白：元生至，得弟书，甚善，诸所称道具之。元生又持部中庐父墓者所得石书，模其文示余，云若将闻于上，余故恐而疑焉。仆蚤好观古书，家所蓄晋、魏时尺牋甚具；又二十年来，徧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，殆无遗焉。以是善知书，虽未尝见名氏，亦望而识其时也。又文章之形状，古今特异。弟之精敏通达，夫岂不究于此！今视石文，署其年曰“永嘉”，其书则今田野人所作也。虽支离其字，犹不能近古。为其“永”字等，颇效王氏变法，皆永嘉所未有。辞尤鄙近，若今所谓律诗者，晋时盖未尝为此声。大谬妄矣！又言植松乌擢之怪，而掘其土得石，尤不经，难信。或者得无奸为之乎？

且古之言“葬者，藏也”，“壤树之”，而君子以为议。况庐而居者，其足尚之哉？圣人有制度，有法令，过则为辟。故立大中者不尚异，教人者欲其诚，是故恶夫饰且伪也。过制而不除丧，宜庐于庭；而矫于墓者，大中之罪人也。况又出怪物，诡神道，以奸大法，而因以为利乎？夫伪孝以奸利，诚仁者不忍撓过，恐伤于教也。然使伪可为而利可冒，则教益坏。若然者，勿与知焉可也，伏而不出之可也。

以大夫之政良，而吾子赞焉，固无阙遗矣。作东郭，改市瞰，去比竹茨草之室，而睥土、大木、陶甄、梓匠之工备，孽火不得作；化堕窳之俗，绝偷浮之源，而条桑、浴种、深耕、易耨之力用，宽徭、啬货、均赋之政起，其道美矣。于斯也，虑善善之过而莫之省，诚懿之道少损，故敢私



言之。夫以淮、济之清，有玷焉若秋毫，固不为病；然而万一离娄子眇然睨之，不若无者之快也。想默已其事，无出所置书，幸甚。宗元白。

与友人论为文书

古今号文章为难，足下知其所以难乎？非谓比兴之不足，恢拓之不远，钻研之不工，颇颡之不除也。得之为难，知之愈难耳。苟或得其高朗，探其深赜，虽有芜败，则为日月之蚀也，大圭之瑕也，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！

且自孔氏以来，兹道大阐。家修人励，刳精竭虑者，几千年矣。其间耗费简札，役用心神者，其可数乎？登文章之策，波及后代，越不过数十人耳。其馀谁不欲争裂绮绣，互攀日月，高视于万物之中，雄峙于百代之下乎？率皆纵臾而不克，踟躅而不进，力□势穷，吞志而没。故曰得之为难。

嗟乎！道之显晦，幸不幸系焉，谈之辩讷，升降系焉；鉴之颇正，好恶系焉；交之广狭，屈伸系焉。则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，合乎否乎？是未可知也。而又荣古虐今者，比肩叠迹。大抵生则不遇，死而垂声者众焉。扬雄没而《法言》大兴，马迁生而《史记》未振。彼之二才，且犹若是，况乎未甚闻者哉！固有文不传于后祀，声遂绝于天下者矣。故曰知之愈难。而为文之士，亦多渔猎前作，戕贼文史，挾其意，抽其华，置齿牙间，遇事蜂起，金声玉耀，诳聒瞽之人，徼一时之声。虽终沦弃，而其夺朱乱雅，为害已甚。是其所以难也。

间闻足下欲观仆文章，退发囊笥，编其芜秽，心悸气动，交于胸中，未知孰胜，故久滞而不往也。今往仆所著赋



颂、碑碣、文记、议论、书序之文，凡四十八篇，合为一通，想令治书苍头吟讽之也。击辕拊缶，必有所择，顾鉴视其何如耳，还以一字示褒贬焉。



卷三十二 书

答元饶州论政理书

奉书辱示以政理之说，及刘梦得书，往复甚善。类非今之长人者之说，不惟充赋税养禄秩足己而已，独以富庶且教为大任，甚盛甚盛。

孔子曰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如愚。”然则蒙者固难晓，必劳申谕，乃得悦服。用是尚有一疑焉：兄所言免贫病者，而不益富者税，此诚当也。乘理政之后，固非若此不可，不幸乘弊政之后，其可尔邪？夫弊政之大，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。苟然，则贫者无货以求于吏，所谓有贫之实，而不得贫之名，富者操其赢以市于吏，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。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，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。兄若所遇如是，则将信其故乎？是不可惧挠人而终不问也，固必问其实。问其实，则贫者固免，而富者固增赋矣，安得持一定之论哉！若曰止免贫者而富者不问，则侥幸者众，皆挟重利以邀，贫者犹若不免焉。若曰检富者惧不得实，而不可增焉，则贫者亦不得实，不可免矣。若皆得实，而故纵以



为不均，何哉？孔子曰：“不患寡，而患不均；不患贫，而患不安”。今富者税益少，贫者不免于捃拾，以输县官，其为不均大矣。然非惟此而已，必将服役而奴使之，多与之田而取其半，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。主上思人之劳苦，或减除其税，则富者以户独免，而贫者以受役，卒输其二三与半焉。是泽不下流，而人无所告诉，其为不安亦大矣。夫如是，不一定经界、核名实，而姑重改作，其可理乎？

夫富室，贫之母也，诚不可破坏。然使其大幸而役于下，则又不可。兄云惧富人流为工商浮窳，盖甚急而不均，则有此尔。若富者虽益赋，而其实输当其十一，犹足安其堵，虽驱之不肯易也。检之逾精，则下逾巧，诚如兄之言。管子亦不欲以民产为征，故有“杀畜伐木”之说。今若非市井之征，则舍其产而惟丁田之问，推以诚质，示以恩惠，严责吏以法，如所陈一社一村之制，递以信相考，安有不得其实？不得其实，则一社一村之制，亦不可行矣。是故乘弊政必须一定制，而后兄之说乃得行焉。蒙之所见，及此而已。永州以僻隅，少知人事，兄之所代者谁耶？理欤？弊欤？理，则其说行矣；若其弊也，蒙之说其在可用之数乎！

因南人来，重晓之。其他皆善，愚不足以议，愿同梦得之云者，兄通《春秋》，取圣人大中之法以为理。饶之理，小也，不足费其虑。无所论刺，故独举均赋之事，以求往复而除其惑焉。不习吏职而强言之，宜为长者所笑弄。然不如是，则无以来至当之言，盖明而教之，君子所以开后学也。

又闻兄之莅政三日，举韩宣英以代己。宣英达识多闻而习于事，宜当贤者类举。今负罪屏弃，凡人不敢称道其善，又况闻于大君以二千石荐之哉！是乃希世拔俗，果于直道，斯古人之所难，而兄行之。宗元与宣英同罪，皆世所背驰者也，兄一举而德皆及焉。祁大夫不见叔向，今而预知斯举，



下走之大过矣。书虽多，言不足导意，故止于此，不宣。宗元再拜。

与崔饶州论石钟乳书

宗元白：前以所致石钟乳非良，闻子敬所饵与此类，又闻子敬时愤闷动作，宜以为未得其粹美，而为粗矿惨悍所中，惧伤子敬醇懿，仍习谬误，故勤勤以云也。再获书辞，辱徵引地理证验，多过数百言，以为土之所出乃良，无不可者。是将不然：夫言土之出者，固多良而少不可，不谓其咸无不可也。草木之生也，依于土，然即其类也，而有居山之阴阳，或近水，或附石，其性移焉。又况钟乳直产于石，石之精粗疏密，寻尺特异。而穴之上下，其土之薄厚，石之高下，不可知，则其依而产者，固不一性。然由其精密而出者，则油然而清，炯然而辉，其窍滑以夷，其肌廉以微。食之使人荣华温柔。其气宣流，生胃通肠，寿善康宁，心平意舒，其乐愉愉。由其粗疏而下者，则奔突结涩，乍大乍小，色如枯骨，或类死灰，淹磳不发，丛齿积颞，重浊顽璞。食之使人偃蹇壅郁，泄火生风，戟喉养肺，幽关不聰，心烦喜怒，肝举气刚，不能和平。故君子慎焉。取其色之美，而不必惟土之信，以求其至精，凡为此也。幸子敬饵之近不至于是，故可止御也。

必若土之出无不可者，则东南之竹箭，虽旁岐揉曲，皆可以贯犀革；北山之木，虽离奇液瞞，空中立枯者，皆可以梁百尺之观，航千仞之渊；冀之北土，马之所生。凡其大耳短脰，拘挛踠跂，薄蹄而曳者，皆可以胜百钧，驰千里；雍之块璞，皆可以备砥砺；徐之粪壤，皆可以封太社；荆之



茅，皆可以缩酒；九江之元龟，皆可以卜；泗滨之石，皆可以击考，若是而不大谬者少矣！其在人也，则鲁之晨饮其羊，关毂而□轮者，皆可以为师儒；卢之沽名者，皆可以为大医；西子之里，恶而□者，皆可以当侯王；山西之冒没轻儻，沓贪而忍者，皆可以鑿凶门，制阊外；山东之稚礧朴鄙，力农桑，啖枣栗者，皆可以谋谟于庙堂之上。若是，则反伦悖道甚矣，何以异于是物哉！

是故经中言丹砂者，以类芙蓉而有光；言当归者，以类马尾蚕首；言人参者，以人形；黄芩以腐肠，附子八角，甘遂赤肤，类不可悉数。若果土宜乃善，则云生某所，不当又云某者良也。又经注曰：“始兴为上，次乃广、连。则不必服，正为始兴也。今再三为言者，惟欲得其英精，以固子敬之寿，非以知药石、角技能也。若以服饵，不必利己，姑务胜人而夸辩博，素不望此于子敬，其不然明矣，故毕其说。宗元再拜。

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

奉二月九日书，所以抚教甚具，无以加焉。丈人用文雅，从知己，日以悖大府之政，甚适。东西来者，皆曰海上多君子，周为倡焉。敢再拜称贺。

宗元以罪大摈废，居小州，与囚徒为朋，行则若带纆索，处则若关桎梏，彳亍而无所趋，拳拘而不能肆，槁然若繖，穉然若璞。其形固若是，则其中者可得矣，然犹未尝肯道鬼神等事。今丈人乃盛誉山泽之臞者，以为寿且神，其道若与尧、舜、孔子似不相类焉，何哉？又曰“饵药可以久寿，将分以见与”，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。尝以君子之道，



处焉则外愚而内益智，外讷而内益辩，外柔而内益刚；出焉则外内若一，而时动以取其宜当，而生人之性得以安，圣人之道得以光。获是而中，虽不至夭老，其道寿矣。今夫山泽之臞，于我无有焉。视世之乱若理，视人之害若利，视道之悖若义；我寿而生，彼夭而死，固无能动其肺肝焉。昧昧而趋，屯屯而居，浩然若有馀；掘草烹石，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，他人莫利，己独以愉。若是者愈千百年，滋所谓夭也，又何以为高明之图哉！

宗元始者讲道不笃，以蒙世显利，动获大僇，用是奔窜禁锢，为世之所诟病。凡所设施，皆以为戾，从而吠者成群。己不能明，而况人乎？然苟守先圣之道，由大中以出，虽万受摈弃，不更乎其内。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，愚不能改。亦欲丈人固往时所执，推而大之，不为方士所惑。仕虽未达，无忘生人之患，则圣人之道幸甚，其必有陈矣。不宣。宗元再拜。

与李睦州论服气书

二十六日，宗元再拜：前四五日，与邑中可与游者游愚溪，上池西小丘，坐柳下，酒行甚欢。坐者咸望兄不能俱。以为兄由服气以来，貌加老，而心少欢愉，不若前去年时。既言，皆沮然盼睐，思有以已兄用斯术，而未得路。间一日，濮阳吴武陵最轻健，先作书道天地、日月、黄帝等，下及列仙、方士皆死状。出千馀字，颇甚快辩。伏□兄貌笑口顺，而神不偕来，及食时，窃睨和糲燥湿，与啖饮多寡犹自若。是兄阳德其言，而阴黜其忠也。若古之强大诸侯然，负固怙力，敌至则诺，去则肆，是不可变之尤者也。攻之不



得，则宜济师，今吴子之师已遭诺而退矣。愚敢厉锐擐坚，鸣钟鼓以进，决于城下，惟兄明听之。

兄凡服气之大不可者，吴子已悉陈矣。悉陈而不变者，无他，以服气书多美言，以为得恒久大利；则又安能弃吾美言大利，而从他人之苦言哉？今愚甚呐，不能多言。大凡服气之可不死欤，不可欤？寿欤，夭欤？康宁欤，疾病欤？若是者，愚皆不言。但以世之两事已所经见者类之，以明兄所信书，必无可有：愚幼时尝嗜音，见有学操琴者，不能得硕师，而偶传其谱，读其声，以布其爪指。蚤起则嘒嘒累累以逮夜，又增以脂烛，烛不足则讽而鼓诸席。如是十年，以为极工。出至大都邑，操于众人之坐，则皆得大笑曰：“嘻，何清浊之乱，而疾舒之乖欤！”卒大惭而归。及年已长，则嗜书，又见有学书者，亦不得硕师，独得国故书，伏而攻之，其勤若向之为琴者，而年又倍焉。出曰：“吾书之工，能为若是。”知书者又大笑曰：“是形纵而理逆”。卒为天下弃，又大惭而归。是二者，皆极工而反弃者，何哉？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。其所不可传者，卒不能得，故虽穷日夜，弊岁纪，愈远而不近也。

今兄之所以为服气者，果谁师耶？始者独见兄传得气书于卢遵所，伏读三两日，遂用之；其次得气诀于李计所，又参取而施行焉。是书是诀，遵与计皆不能知，然则兄之所以学者无硕师矣，是与向之两事者无毫末差矣。宋人有得遗契者，密数其齿曰：“吾富可待矣”。兄之术，或者其类是欤？

兄之不信，今使号于天下曰：“孰为李睦州友者？今欲已睦州气术者左袒，不欲者右袒。”则凡兄之友皆左袒矣。则又号曰：“孰为李睦州客者？今欲已睦州气术者左袒，不欲者右袒。”则凡兄之客皆左袒矣。则又以是号于兄之宗族，皆左袒矣。号姻娅，则左袒矣。入而号之闺门之内子姓亲

